

玉友一直在田地里。他一直在奔跑,沿着田埂,在稻子、油菜、小麦和冬日光秃秃的田埂上奔跑。

他步伐有力,有时是小跑,慢悠悠的,如同梔子沟黄昏的流水。有时是猛跑,如同夏日午后的暴雨。更多的时候,他不紧不慢地跑。他抬起头,太阳在他的头顶,近似垂直。

一开始,他长着细长而漆黑的头发,在阳光下闪着黑亮的光泽。后来,他的头发变得粗长,上面打上了无数的小疙瘩。光泽也随之消失,颜色越来越接近泥土。再后来,小疙瘩消失了。他的清瘦的光头,如同一只秋后的老丝瓜,在田埂上一耸一耸地跑动。

他到底在跑什么呢?没有人知道,也没有人问过。

玉友据说来自离梔子沟七里地的蔡店。他已经在梔子沟边上奔跑了很多年。甚至,没人能确切地说清玉友到底是哪一年来的,也没人能说他如此奔跑,到底什么时候歇息?他口中反复念叨的那些话语,居然有人能懂。

那是从上海来的女下放学

生。她和玉友在田野里狭路相逢,玉友居然望着她笑,并且侧过身子,给她让出了道儿。她因此就听见玉友的说话,那是高中课本上的一段文言文,玉友说出那些文字时,用的是普通话,字正腔圆,声音中还含着一种隐约的磁性。

女下放学是第一次见到玉友。她记住了他的声音和他侧过身子的微笑。那时候,田野里正开着油菜花,金黄金黄的。油菜花间飞着蜜蜂,更远的高岗上,放蜂人正蒙着灰色的纱篷,眯着眼望着田野。女下放学差一点就停下来,这时,不远处传来呼喊声:别停,他是疯子呢!

玉友是疯子,他是这一大片土地上跑得最远的人。春天还没结束,他从田野里跑向了远处。他也许是沿着梔子沟跑的,也许是沿着丘陵岗脊跑的,反正他跑成了一只小小的黑点子,像一只蜜蜂一样,追随着他的花蜜而跑。他跑着,自然也并没有人惦记他。反正他本来就是只一直奔跑的疯子。他到底跑到了哪里?许多年后,一个淮河边上的人来村

里,说当年有一个梔子沟的玉友,曾到过他们那里。玉友给他们带去了一种好东西。至今,那东西还在淮河边的田野上奔跑。

所有人都惊奇。玉友已经死去多年了。他竟然给遥远的淮河边上带去了一种好东西。哪是什么东西?所有的人都追随着。这个淮河边上的人却卖起了关子,问玉友到底是个什么人,他肚子里有货,字也写得好。玉友在淮河边上那座破庙里写的毛笔字,至今还被人们记起。

所有的人更惊讶了。一直在田野里奔跑的玉友,梔子沟边关于他的来历也只有简单的几句: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,娘老子不同意他去读书。他为了说动娘老子,便跪在地上。结果,他老子用鞋底打了他的头一下。他便疯了。他奔跑到了田野里,从此再没有回过家。他后来有一次差一点进了我们村子。他跟在女下放学后面,到了村口。他手上拿着一只小瓶子,他摇动着小瓶子,往村里走。眼尖

回答,说:下次呀,还让她摘香瓜给你吃,胀圆你肚子。我忙点头,三哥很向往的样子。

三哥开始沉默了,看薰着的黄蒿的烟弱了,忙起身添了一抱抱黄蒿。

野地的夜说不好的美,天空常有神秘的光亮走动,似闪电,却不是。天空不吓人,望着天空心坦坦的。

我是何时睡看的不知道,但我睡得很熟。三哥应是没有睡的,他的头枕在胳膊上,眼睛在黑夜里亮亮的。

三哥掀起我蒙脸的被单,我醒了。也正在这时,我听到了动静,是人脚步的声音。

我害怕地碰了碰三哥,三哥显然也是听到了动静。三哥对我耳语:偷水的人来了。我想到有锣,锣在枕边,就想把锣提起来。三哥制止了我。

三哥悄悄对说:装睡,我俩装睡。

我心怦怦跳,还是听三哥的,俩人头贴头装着睡着了。

来人在我和三哥的面前蹲下了身子,我感觉到至少有两个人。

蹲下的人一直不吭声,就是用目光在我和三哥的身上溜来溜去。

俩人蹲了半天,却又起身走了,我张开了眼睛,俩人一人拖了一把锄。

敢向远处看,村庄离得很远,村庄的灯光弱弱的,像是随时都会被风吹灭。

三哥胆子壮,他下河洗了把澡,在水里搅出大大的浪花,还下了几把钓子,说:钓上几条鱼,明天煮了吃。

三哥上了岸,赤条条地躺在草席上,和我说话,说得最多的是鬼故事,我听了害怕,却又不忍不听。三哥说的鬼故事,鬼们都是好人,不害人,反而是帮人的。我以为三哥说的不是鬼,尤其是女鬼。

我裹着被单,一方面是防蚊子咬,再一方面是壮胆,似乎被单能抵御各种侵害。

水中有鱼闹出响动,三哥很是兴奋,忙着起钓子,钓子上的饵料没了,鱼没上钩。三哥又有了新主意,他把一根钓线拴在了脚趾头上,说:鱼吃钩,脚趾头知道,立即起钓,保证能把鱼钓上来。

三哥慌乱地起了很多次钓子,要么线断,要么脱钩,鱼就是上不来。三哥叹口气:鱼太大了,钓不上来。我回了句:跑掉的鱼都是大的。三哥一时无话。

鬼故事三哥说完了,他瞪着眼看星空,呆呆地问了句:芝可好。我有些解不过劲来,想了想说:是偷水孙郢的芝吗?三哥说:是的呢。我想起来了,芝是三哥的同学,郢子人传着说三哥和她好。

我说,芝姐好,还给我香瓜吃。三哥很满意我的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金子般的火亮虫

洪放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看水

张建春

的人发现了他,一声断喝:疯子,你想干嘛?

玉友转身跑了。

第二年,下放女学生回城了。玉友死在梔子沟边的那棵大槐树下。他自己挖了个坑,斜躺在坑里。挖坑的泥土就堆在四周。村里人将土盖下去。然后上面栽上了一棵小槐树。

淮河边上来的人摇着头,叹着气。所有人都追问:玉友到底给你们带去了什么?

火亮虫。淮河边上来的人说。玉友将火亮虫从田野里带进了村子,结果,每到夏天,庄台上都是火亮虫了。小小的,像金子一样,奔跑的金子,就是奔跑的金子啊。

人们这才想起玉友跟在女下放学后面的那个下午。他手上拿着一只小瓶子。在他转身奔跑的时候,瓶子被他打开了。也就是从那以后,往年在田野里飞翔的火亮虫,开始在村庄里飞跑。金子一般,金黄金黄地飞跑。

人走远了,却有声音低低的传来:别为难这两个孩子。三哥肯定听见了,恨恨地说:谁是孩子。三哥还说:这俩人是孙郢的,那个大高子是芝的大(父亲)。

来偷水的人没偷水,我和三哥都松了口气。

天亮了,三哥的看水任务完成了,三哥夹着草席,我拿着锣回了郢子,碰上的人不止一个人问我们:孙郢有人来偷水吗?三哥抢着回答:锣没响,没人偷水。我想说,三哥拧了我一把又一把。

又过了六七年,三哥和芝结了婚,我们郢子和孙郢好好热闹了一番。

我一直有个疑问在心中,来偷水的大个子是否认出了三哥?三哥可把偷水的事说给芝听了?我没问出口,至今也没问过。

